

俺娘

(四)

徐 櫻

長子長孫

我家等於再辦一次喜事，大哥大嫂回家，娘又爲他們發帖設宴，遍請諸親友、祭祖、見禮、回請，又熱鬧了好些日子。娘已盡了她最大努力舖張，其它別的小事也設法照大嫂的心意作。但是在北京城長大的小姐，來到半開化的家鄉，風土人情，大嫂雖然努力，仍不能適應和習慣，日積月累，婆媳間發生種種大大小小的不愉快，實在是容易避免的。幸而不久救星來了，大侄兒福申，長子長孫出世了！娘親這一喜可非比尋常！送紅蛋，會湯餅，忙作一團，但慶祝正在高潮又出岔子了！

原來大嫂生產時就有困難，產後又乏乳汁，爲了給嬰兒請奶媽，還是餵奶粉，婆媳間的意見又不一致，結果剛剛滿月，大嫂抱了面黃肌瘦的小娃娃又回娘家去了！大侄兒福申長大了身體一直不健康，受了多少大災大病，結果到了二十一歲而夭折了！對他初生時一月的失奶，又欠調養

，誰能說不無關係呢？此是後話。同年在上海的兩位姨太太王氏慧瑛、沈氏佩蘭也各都生了一個女兒，那就是美妹、蘭妹。

幾個月過去了，大嫂不但不歸，大哥也跟着去了。大哥本來是奉命赴京去接大嫂大侄的，誰知到了北京以後，他的丈人介紹大哥在警察廳作祕書。警察總監朱伯淵老伯本是父親老友，大哥文筆本來高明，又有老丈支持，立刻就成了老闆的左右手，得意之餘，當然也不回家了！大哥一起薪就是三百多元，民國十二、三年那時真是高位高薪。在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人來說，難怪他得意！我現在回想，年青人真是大無知，那時大哥大嫂要是隨時給娘親寄少許錢物回來點綴點綴，我娘對他們的留京不歸，也不致於太難過吧，也許還會很高興，雖然我娘尚不至於等着用大哥大嫂的錢，但是兒子賺來的錢，在母親心目中是多高的價值啊！但據我所能記憶的，他們沒有任何的表示。王氏一家老少也太無理無智，只知道扣留着、溺愛着女兒女婿不放，完全不爲他們的家庭

想一想，不爲他們的孝道想一想，若稍有人心意，能不爲此事內疚於懷嗎？那時候王式通烟伯還在世，我不懂他老人家怎麼也沒有對此事有所指示。以致於把事態擴展到很嚴重的程度！後來我娘發病時曾唱罵：「王式通，實不通，寵壞了我兒王蔭松！既然錯嫁徐州婦，緣何扣留她夫妻母子在北京？」至今說起實在是可恨、可悲又可笑！但回想起來，每個家庭中的不幸事件，並不是無法避免的！

天塌地陷

娘親終日鬱鬱悶悶，康健漸漸消失了，忽然間在一個夜晚汗流如注，不止不休，三天三夜，不吃不睡，醫藥無效，奄奄一息，請了三姑母、三姑父來家托孤，命我磕下頭去！我一封封信向父親、兄、嫂告急。如石沉大海！

誰知當時政局急轉，段公祺瑞作了臨時執政，派我父親爲考察歐、美、日、俄政治專使。我信到上海時，父親帶了三哥已快到巴黎了！我們

(四) 娘 俺

雖然知道他們父子急急成行，但是現在需要他們呀！家裏人本來也不少，現在五零七散，娘親病在垂危，她環顧四週，只有悽悽惶惶的我在身旁等着送終！這種況味，情何以堪？她痛憤交集，掩面悲呼！而衰弱的病體，不知在怎樣的一種急變下，頓時一個急翻身，連吵帶罵，又發起神經病來了！

我娘精神雖然崩潰，但虛弱的病體，忽而反常的強健，食量也大增。打人罵人，兩三個女佣人都拉扯不住，一日之間判若兩人！醫學上不知是怎樣的解釋，我至今回想，都不明白。徐州人的看法，當然說是「邪鬼附身」了，又說是「迴光返照」了。性命不保，求神、請醫生、灌藥，還得我拿主意！若有意外，誰都不敢負此重責啊！而十四歲的我，又能有什麼常識同主見呢？還不是聽憑親戚們同老佣人們出主意，說怎麼辦就怎麼辦吧。也不就是「聽命由天嗎」？

我的告急書信終於到了北京，二侄福宜正是快要出世，大嫂當然不能回來。大哥一看慌了，母子天性，焦急萬分！他只好辭掉了職務，星夜回家侍疾！我娘雖在病中，一見大哥回來了，又聽到大嫂將添第二個小孩，她的心情、神智也漸漸好轉。幾個月以後娘的神經病不但恢復正常，而且體力也跟着好起來！有驚無險，這也真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！這是我娘第三次的發神經病了。前兩次的病，當然是有因有果，而這次的神經病是怎麼來的，怎麼好的，只有天知道了！或者也許是不祥之兆吧。

我父親出國一年多一點兒，一連串考察了十

二個國家。把三哥留在德國讀書，他旅倦歸來了。到了上海他立刻托人尋覓較大的房子，打算接大家庭居住。我父母春秋日盛，往日的愉快，於今也漸漸的稀薄。再說一個大家庭久分以後，現在也應是必合的時候了。

這年我家其實是喜事重重。我娘大難不死，我父海外多次化險為夷，現在平安歸來，大嫂同二位姨太太兩代又添了三個小孩，那就是二侄福宜同五妹小佩、六妹小慧。段執政東山再起，我父一定要再展抱負的。最近的將來，一切都趨於光明的方向！

有好多事我現在都越想越不懂，徐州到上海坐火車也不過是一天的路程。父親萬里歸來，我同大哥都沒到上海去叩安，而親戚朋友們反而亂哄哄的一窩蜂來看望我們，也不知是蘊釀些什麼明堂？家裏一羣一伙的客人川流不息，忽然間熱鬧起來！

這天適逢陰曆的十一月十五日，大家忽然想起曹操好說的兩個名句「萬事不如杯在手，人生幾見月當頭？」此話誰都知道。但是說真話，每在那寒冬的午夜，什麼人想會要去看自己的無頭影子呢？而這時我們兄妹，還有些本家哥嫂、表兄嫂們，忽然心血來潮，大家提議坐到了子時看月當頭。

我們大家一起哄，圍着一盆炭火，吃着糖果、點心，眼睛時時瞟着壁鐘。時間一到，大夥衝出門去。寒風凜冽，夜色如畫！半空連一小片微雲都沒有。皓月當空，地下照出自己的影子，清

晰如畫！起初時辰未到，大家的身上還有一點兒頭與頭，再過一會兒月升中天，影子上的頭不見了！大家左旋右轉，前顧後盼，這一大羣人每個都成了無頭的骷髏！這種現象並非意外，而此時景驟然間心驚胆戰，好像將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一般！我們提着一颗忐忑恐懼的心，急急忙忙跑到屋子裏，相對默然！然後大家憂心忡忡的各自散了！

我似乎是剛剛入睡，朦朧間聽見我的窗戶被人輕輕的敲打着。我被驚醒了，忙忙的問：

「是誰？」

「妹妹！是我！」

「你要作什麼？大哥？」

「你快到窗前來，我有話跟你說！」

「你幹麼嚇唬我，三更半夜的？」

「你不要開正房門，別把娘吵醒，你從窗子爬出來，有正事呀！」

我的心卜通卜通的急跳！想着有多大個事，使得大哥那麼神祕、鬼祟？我從窗戶裏慢慢的爬出來，大哥將我抱下來，他在我耳邊說：

「出事了！父親在廊房被刺！」夜深沉！冷風撲面！我兄妹兩個抱在一塊兒索索的抖！我哭！他搗了我的嘴，連拖帶扯走到前院書房裏，他說：「父親的老朋友從上海打了電報來，我得立刻動身前去，家裏的事全交給你了，現在兇信還沒證實，你要嚴守秘密，娘面前尤其不可走漏消息，這會增加她的病，以後聽我信，再定行止。」

幾句話交待以後，大哥提了一個小包，連夜

(四) 娘 俺

匆匆而去！我當時不知是急，是怕，是悲傷，是仇恨！只覺世界已近末日！一切都靜止了，不知多少時候過去，一聲鷄啼，急伶伶驚醒了麻木的我，這才發現一燈如豆照着我同我的影子，舉止失措，徬徨無依！

大哥到上海以後，惡消息被證實，我家的天是塌了下來！幾天以後大哥命人來到徐州，向我說，如向母親說明兇訊，她會過度悲傷，不如說言父親生氣打罵大哥，他私自差人搬兵求救，望母親去解圍。這樣她會氣憤。悲傷可能致命，氣憤頂多再加重她尚沒十分痊癒的神經病。我請了姑、舅姨等秘密會商，結果採取第二辦法。同時又爲她置了七子壽衣，帶在身邊，以備萬一！當即選購各色衣料，請了裁縫連夜趕製，一切都在二日夜中齊備了，只是鞋尖上的兩粒明珠，照例是要女兒親手縫上的，我在夜闌人靜時，跪在地上，捧着那雙壽鞋，百感交集，我們已是無父的孤兒了，難道轉眼又是無母的哀鴻了麼？如傾的淚珠比鞋尖上的珍珠還大！在淚眼模糊中，好不容易才給我娘綴上那對黃泉路上的引路明燈！由我自己親自選購的兩顆精圓而大的珍珠。

我把家裏的細軟值錢的東西，和房文地契等縫在一個腰包裏圍在身上。還有一支手鎗，我怕是違禁品，就拴了長帶，掛在頸子上然後吊在腰中間。其實沒有那麼嚴重，我當時無知，只是大驚小怪而已。財務方面的事，托付姨母，信件往來的事，托付姑父姑母，留守照看，管束男女傭人煩勞本家的二嫂子。因自我娘病前病後，都是我一手執掌這個家啊。此一去我不能預卜何時再

返家園啊！

一切安排就緒，上海差來的人才出現。他愁眉苦臉的向我娘稟告說：老爺到了上海一見大老爺，不知爲什麼又打又罵，現在還不准許他出門。所以傭人偷偷來到徐州搬取我娘前去救他！母親一聽，父親無緣無故打罵大兒子，果然氣沖牛斗！吩咐立刻買車票，馬上動身到上海！那時我早就把車票買好了。捧出預備好的行裝衣服等。我給娘作的是黑呢噴皮袍、黑絨勒子（窄條帽）上綴七粒珍珠，黑絨棉鞋。我的是件黑棉緞（非絲質）羊皮袍，上壓着窄窄黑地白花紗邊，黑布鞋。娘親看了大罵，說怎麼預備的衣服活像是死了爸爸穿的那麼縞素！天哪！我心中悲苦，幾乎大哭出來，我們是死了爸爸啊！您現在還在敲在鼓裏啊！平常我父母吵架是常事，但是誰也不忍心咒誰呀！我娘此話出口，實是大大的不吉！可見大禍臨頭，下意識中誰都有預感了。

車到了上海，三舅父出來迎接，娘又罵他和姐夫一條心，怎麼不聲不響的就自己先來了。誠然，夏家的外戚，除去外爺、外奶奶而外，我父親生前只喜歡三舅父一個人。也只有三舅父一個人是不給我娘亂出歪主意的人。其他夏家的人一出現我家準鬧是非口舌。

這次三舅父是和大哥一同先到上海的。他之來，不是像以前一樣來跟父親一同作事的，他是來幫了制裏的！三舅父攙扶着我娘下車，到了家門，大哥迎出。他已穿了灰布棉袍、頭髮、鬍子長了多長。（是那個時代的重孝服。）母親一看，當時楞住了！三舅父立刻附着耳說：「北京傳來

的消息，說是姐夫被刺！這都是謠言，你且放心，不可不沉着氣。他人已出去很遠，我們只好假戲真作的以掩外人耳目」，娘當時並沒有哭鬧，就把這道險關闖過去了，大家都以爲她這次被騙才平安的過去，但過後娘說她早有預感，並且這是她多少年來心中的憂懼，果然真是難逃將星的隕落！不然的話，上火車以前她才不肯穿我預備好的素色衣帽呢！可是她當時要不是節止悲傷支持過去，年幼的兒子怎麼有膽量來担当艱苦，善後大事呢？我娘雖然還在病中，但臨大事時她的鎮靜同表現有幾個女人能辦到呢？

當日兇信祕密的一到徐州時，大家都猜想希望是假的，或者是人已僥倖走脫。那時徐州有一位算命的，名叫「鐵板神算王虎臣」，據說其靈無比，登門求教的人，不知多少，每算一命，要等一兩個月，可巧他同我的一位表舅父是好朋友，我托表舅帶了父親的八字，求他立刻批算，事前當然不跟他說知是什麼人了，他推算一番，他一拍桌子，變了臉怒吼說：「孫某人！你好對不起朋友！怎麼拿了死人的八字來毀我的招牌？」表舅父着慌了，連忙作揖打恭，直說此人的生死係乎國家人民甚大，現在有此謠言，希望他能在真相未明以前，推算一下吉凶以慰家人，王先生一聆是誰，立刻也嚴肅起來，他說：「我算，我算，要是此人，我當然要認真的立刻推算一番」，然後他閉目靜坐一會，張眼長嘆一聲說：「完了！完了！一代英雄，已遭人暗算了！」叫出他的助手照他所吩咐的某冊、某頁、某行抄寫在摺子上，原來「鐵板神數」是一部大書，共有幾百本，

他推算好了，只叫助手在某本上抄幾句，在某頁上再抄幾句，合起來就是某一個人畢生的吉兇禍福。助手抄寫出我父一生的事跡，說的如聞如見，我至今還記得末尾的四句是：「生也孤來命也孤，一牀棉被無人舖，臨危不見紅顏面，死去何



本文作者的三哥徐道鄰(中)在柏林大學博士研究班進修時與男女同學合影。

人動聲哭！」抄寫完了，王先生也不禁涕泣交流，既不收卦金，並且閉門終日，以誌哀悼！大嫂的滯留北京不同，本是一個罪狀，沒想到我父親到北京向段執政復命時，大嫂的娘家父母大張筵宴，款待我父，筵前出現大嫂帶了一歲半同半歲的兩個男孩。父親看見一對孫子十分高興！這確是他老人家逝世前一點安慰！緊接着出了事，大嫂親視含殮守靈。

又過了幾天，三哥由德國回來奔喪，母子相逢又大哭，而悲慟的情緒又各有不同，因為母親見了他最心愛的孩子，情緒感受特深，而三哥啊，在兄弟姊妹中他隨侍父親最久，尤其是青少年那一段時期，他同父親留在上海。出國考察，見到了各國的場面，各國首領對我父的恭敬與表現，他都身臨其境，對於父親的才華與作風，他比我們任何人都知道親切的甚多，父親公畢回國前，留他在德國攻讀，諄諄庭訓，言猶在耳，今日歸來是這般場面，他的號哭真使石人墮淚！但他的歸來，娘心上是好了很多！這時她又抱了兩個侄子扶柩回上海，在肅穆的哀樂中娘領導着我們這一羣披麻帶孝，步行到火車站，設祭迎靈！娘這些日來淤積於心中悲、痛、愁、苦，一見桐棺三尺，她只仰首高呼了一聲「我的蒼天！」拜倒靈前就起不來了！

靈柩停在寺院，家裏只設了靈位孝堂，母親每天帶引全家燒香跪拜、念經、化紙，上海南洋路卅四號巨宅裏祖孫三代聚在一起了，那是全家最齊全的一聚！也是最不幸的一聚，因為主要的一人已竟丟下我們這大大小小的一堆撒手而去了

！
二位姨太太雖各生二女，但是到底太太年輕了，娘當時還希望她們能守節，教她們三從四德，叫我們都改稱姨娘，教她們念經禮佛，對她們同她們的孩子特別體貼疼愛，我娘自幼就篤信佛教，到此就更虔誠慈祥了！

爲了孩子們設想，我娘對兩位姨太太下的工夫很不小，她二人也十分的感動，但是究竟太太年輕了，又被她們娘家裏人所損惑，還是下堂求去，我家厚贈衣物首飾金錢，哭送她們出門。她們去後，我娘把二歲、一歲的三個小妹妹更疼愛如己出，一歲的小妹妹在她生母還在時就出天花死了，後來三個小妹妹就同一樣年齡的侄子們在一個學校裏讀書，她們有時就問侄子們說：「我娘怎麼比你娘老那麼多啊？怎麼同學們的母親也都比我們的娘年青啊？」幼稚的孩童心目中只知有一個衰老疼愛她們的娘，但是不知道自己命運的悲酸！我娘的愛使三個妹妹不但不知道無父的可憐，她們也沒感覺到無母的可悲！因為她們心靈中和事實上是有一位慈愛的母親啊！

葉 落 歸 根

第二年的秋天，母親率領一家扶柩回徐州安葬、蕭縣鳳凰山麓的禮泉村是我祖我父兩代遊憩的地方，祖墳原在那裏，這年又在連邊添購了五十畝地，塋葬父親。那年土匪十分猖獗，打家劫舍無所不爲，從徐州府到禮泉村，有七十里的路程，出殯時親朋都說女眷不宜前往，但母親堅持着說：「徐某人在世沒有對不起家鄉人，並且一向有

人說：『會說徐州話，就把洋刀胯』，土匪也是徐州人，他們真忍心在這一代偉人的最後一段途中，好意思對他的家人怎麼樣麼？』這話傳揚出去，在那浩浩蕩蕩的大殯出過了，果然大家平安回靈！

又過了一個短時期，大嫂帶了侄兒們又回北京去了，娘帶了我們兄妹六人回上海。到上海賣掉了南洋路的房子。後來有人說南洋路的房子風水不好，專尅家主。雖說是迷信人的無稽之談，可是買我們房子的新主人住進去不到一年又死了，再換一任主人，他把大門改了方向，圍牆換了顏色才敢搬進去住，希望他們人口平安，這是後話。

歷年以來我們兄妹中，只有大哥被送到正志中學讀書，而三哥同我都是在家庭請了中、外文的老師，在家課讀，過了中學年齡，再送到外國直接入大學，這是父親在時的打算，現在家庭變故，經濟緊縮，不能按以前的計劃辦了。母親同大哥的思想又都是頑固的，三哥好不容易說服了他們，才把我送到上海徐家匯啓明天主教的守舊學堂去讀書，三哥自己一人回到柏林苦讀去了，那時家裏的情形也只能供給他一個人留學了，幸而他底子打得好，四年後在柏林大學得了法律博士學位回來。

(四) 娘 俺
不久大哥又回到北京，我家七八年以來由分而合，由合而分，經過這一場天翻地覆，舉目四顧，又剩下我們母女相依爲命了。但是現在身邊多了三個幼小的妹妹，眼看着他們的成長和嬉笑，雖然免於寂寞、伶仃之苦，而醫藥、飲食、衣

物，開銷却是可觀的。於是娘把奶媽們都開銷掉，用一二個女工自己幫着看管，這樣一來，不但節省，母女間的關係更加親近！

正志中學

拙文屢次提到大哥同正志中學，現在應當補敘一下正志中學。且說當年我父親留學日本，在士官學校入伍時，看到日本人在進入士官時先要進一個預備學校，那是爲青少年鍛鍊體格而設的，否則難吃軍事訓練之苦。我國人向有「東亞病夫」之稱，我父深以爲恥。他深懂得體育的訓練要從成長以前入手才能得到健身效果，要是不講究運動，只坐着讀死書，未老先衰，製造病夫。因此他在政界剛剛站穩以後就立刻開辦了一個中學，親任校長，題名「正志」。科目專以古文和體育爲中心，他延致了時下的鴻儒，如林畏虛（紆）、梁上棟、姚永概，還有其他幾位大師專教經史、古文，運動場很花費了一些心血及用費。雖然不能和現代的運動設備同日而語，但單雙槓子、木馬、鐵環、石輪等，應有盡有。學生一律住校，早晚操練，正是現在軍訓的前身，六十年前，他老人家已有這樣的遠見，真是先覺者。

正志中學在民國四年開辦，每年招生兩班，到了民國九年，已有十班，當時校務蒸蒸日上。省長、主席、部長、財經大家，名門子弟入學的甚多，現在台灣頗有成就的唐君鉞、李立柏（已故）劉方矩將軍等都是當年成達學校的高材生。而正在民國九年那年父親政局失敗，下野離京，

校長由徐州籍的學者張仰韓先生繼任。學校成立時大總統曾贈匾額「成德達才」四字，所以就改名「成達中學」，一直到民國十六年，成達停辦，校舍由孔德學校接收去了。我父手創的學府，從此終了！

前年秋天我到金山探女，得拜會國賓萬大師兄，萬兄是黑龍江主席萬福麟的少君，正志的早期畢業生，現在已將近七十歲了，而紅光滿面，健步如飛，據說這都是當年軍事訓練所賜。萬師兄說他在正志所得益處，不能忘懷，所以後來他在關外也辦了一個類似正志的交通中學，一切的規模皆仿正志，又把正志的教職員請去五、六十位，連廚司、花匠都帶走了。正志雖然只有五年的壽命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父親倒是得到最大的快樂與慰藉！正志的同學在現代社會裏並不多見，我訪問萬大哥，談起正志的當年，他一方面眉飛色舞，一方面感慨萬千，半個世紀以前的往事，誰能不悲喜參半撫今思昔呢！以上是萬大哥給我的材料，在此致謝！

大哥那時十五歲就送到正志，住校讀書，週末回家，吃起東西來狼吞虎嚥，祖母同娘都很心疼他，回校時給他作了滷菜，裝在衣服口袋裏帶回去，都被舍監搜出充公，雖是校長的兒子，也不能通融，那時在我父的命令下，職員司法之嚴，以至如此。

大哥身體一向就好，再加以軍事鍛鍊，盤槓子、跳木馬、舉鼎、跳高他都拿手，他還會在自行車上豎蜻蜓。溜冰、游泳、開汽車、騎摩托車，都是無師自通，他鼻樑通天，雙眉過眼，應當

是福相壽相，誰想到他一生坎坷，不到七十歲就過世了！天乎？命乎？

本來大哥中學畢業以後，照父親原來的計劃，就當馬上出洋深造的，但是家、國的變故就把他給耽誤下來。三哥既然出了國，他當然只能留在家裏照顧老小。四年後三哥回國，第一、大哥那時已過了讀書的年齡，第二、社會潮流改變，他只有學問而無學歷，從政、教書都有很多的困難和阻礙，終日愁眉不展，娘很爲他難過，替他算命、打卦，算命先生說他應當從商。今日看來，從商並非壞事，而在半世紀以前，我家的子弟，要說去作生意，幾乎是奇恥大辱。曷其迂也？他氣得把算命先生罵出去，我當時也說：「大哥，時乎時乎不再來，政學兩界都難進取，你爲什麼不面對現實，練習着作點兒生意試試呢？」我還記得清清楚楚，大哥氣呼呼的向我說：「你小孩子，懂得什麼？胡說八道！我才不幹這些事呢！有機會我就出洋」。可見我的見解並不十分錯啊！他後來一直也沒得出洋，但也想開了，居然也約了幾個朋友在天津開設了一家錦文針織工廠，想在這條路上安身立命。但是大嫂第一不願離開北京，第二，她恥爲商人婦，夫妻意見不一致，當然就很難打起精神來奮鬥一番了！把精力時間都徒然眷戀同惋惜在沒有得到手的鏡花水月上頭。不久錦文工廠倒閉，二人竟吵吵鬧鬧鬱鬱悶悶的相繼下世了！此是後話。

舊地重遊

第二年結束了上海的家，大哥已先回北京安

排。娘帶了我們姐妹四人一同回到舊遊地北京！我同娘親離開這片傷心地整整九年了！滄桑人世，感慨萬千！大家到了北池子蓋頭作四號，這是我們去徐州以後父親又置的一個家，迴廊曲折，庭院深沉，想像得到主人在日這座宅院是多麼輝煌舒適啊！久別的老僕人周少卿夫婦上前來哭拜，大哥嫂帶了侄兒們都回來了，大家不勝悲喜又都哭了一場，至此大家都在這所花木扶疏的巨宅裏平安的生活下去！

歲月匆匆，在北京北池子一住十二年，這十二年的歲月，我娘過得並不愉快，而表面上似乎靜的，其實不然，爲什麼呢？大嫂身爲長媳，過門以來雖沒得公婆的特別寵愛，但她三年生了兩個兒子，父親過世時她獨自守靈、扶柩，大哥獨自照料母親，舉辦喪事，打發姨太太們出門，接回姨太太的媽手上扣留的美妹妹，二次料理三哥出洋，經歷種種的變故，娘覺得他們辦事總

算得體，也可說是頗有勞績，她就將經濟大權完全交給大哥嫂掌管，她自己就等於退休了，那時娘親也不過才在五十歲邊緣上。

我娘的個性本來就是耐勤苦而厭安樂的人，一旦清閒下來，又發現好多不如意的事情，她現在既不當家理事，有的是時間，每月只用定數的零用錢，她虔心燒香、拜佛、打小牌，帶了小妹妹同侄兒們，逛逛市場，遊遊公園，倒也消愁解悶，正在這時小慧妹因麻疹轉肺炎又死去，她也是五歲。

小慧在諸姊妹中最聰明美貌，娘親對她最爲寵愛，她之夭折，我娘萬分的悲痛！她哭訴在我父的供位前說：「好孩子都被你帶走了，現在一人一半，你不能不講理呀！你的神靈有知，也要呵護我身邊的一半，康健茁壯的成人長大啊！」我們當時聽了還覺得娘親偏心，「跑了的魚是大魚的。」現在細想才感覺到言中的悲苦悽慘！

王道等著 中外珍聞 第二冊 隆重出版 定價 陸拾元

「中外珍聞」內容包羅萬象，文字精采百出，每篇各成單元，全書富有歷史價值，百讀不厭，第二冊要目：
 王道：九九日軍投降記。
 蔣君章：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。
 郭岐：南京大屠殺。
 趙宗鼎：憶戰時陪都重慶。
 褚問鷗：羅卓英揚威域外。
 費雲文：戴雨農與鄭介民。
 喬家才：張敬堯故都伏法等傑作十餘萬言。
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